

## 天山路

□雷雨

南京天山路，北起百子亭2号，南到西家大塘与峨眉路，是一条还算宽敞但较短小的偏僻街巷。谁能想到，这样的一条小巷，季羨林曾在这里短暂停留过，而主持国立编译馆的辛树帜、陈可忠等，更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一代卓越学人。

天山路7号，有一民国建筑，很是别致，虽然是坐北朝南的二层小楼，但主体建筑在北侧与东翼，呈L型，平顶之上是大晒台。在主体建筑向东转折处耸立一巍峨瞭望台，颇为显眼。据年近九旬的马伯伦先生说，这一宅院为民国财政部一司长庄登宝所有。天山路7号近旁的高楼门80号，原是孔祥熙的府邸，孔祥熙主政财政部大致有十年之久，这样比邻而居，请示汇报沟通联络也都方便。

如今的天山路10号，为原来的天山路39号，看似已荒芜杂乱，谁能知道，这里却曾是鼎鼎大名的国立编译馆所在地。国立编译馆成立于1932年，隶属教育部，负责学术文化书籍、教科书以及学术名词的编辑翻译事务，它也是民国时期各级中、小学教科书的唯一供应者。国立编译馆的首任馆长为生物学家、教育家辛树帜。

辛树帜是湖南临澧县人，九岁丧父，由其兄抚养长大。1924年赴欧留学主攻生物学，1927年冬归国后被聘为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。1932年春，辛树帜担任教育部编审处处长，次年，该处扩充为国立编译馆，辛树帜任馆长。1936年7月，辛树帜继于右任之后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，此后又任西北农学院院长。抗战结束后，辛树帜再

## 与两三只鸡鸭对话

□潘玉毅

我家院子东边有一间十多平米的瓦片房，瓦片房旁边有一片空地，种着一株桃树、一株李树和一株枇杷树，还养了一只鸡和两只鸭。

现代人养鸡鸭有许多讲究，比如他们认为鸡鸭同栏会互相踩踏、啄咬，不利于它们的成长，鸡当放在鸡栏里，鸭当放在鸭栏里。但在以前，养鸡养鸭的人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。看到鸡鸭互斗，像训小孩一样训一顿，见它们分开了也就作罢了。

更难得的是，我家的那几只鸡鸭很好养活，它们吃东西不挑剔，秕谷、菜叶子、水花生、芋艿皮，给什么就吃什么，甚至连葱蒜都能将就。有一回，我洗完辣椒，将辣椒籽放在它们进食的木槽里，没过几秒钟，就被它们吃光了。

与它们走路的姿势一样，它们吃东西的样子也很不雅观。一见到食物，宛如饿死鬼投胎，也不管是什么，先一口叨进嘴里，生怕被旁边几位给抢走了，但吃又吃不下，只能脖子一伸一缩地吞咽着。抢食的时候，通常鸡的动作要敏捷一些，看到吃的就飞

返西北，筹办兰州大学。辛树帜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时，与毛泽东是同事，毛泽东曾说他是“辛辛苦苦，独树一帜。”

陈可忠是福建闽侯人，父母早逝，在兄弟四人中，他最小。陈可忠毕业于清华学校后，获公费资助送美国留学，先后在耶鲁大学、芝加哥大学就读，是化学博士。1926年秋，陈可忠学成回国后也是先被聘为中山大学教授，而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，陈可忠长期任职于此，其间执掌馆务达12年之久。陈可忠晚年定居美国，1992年安然辞世，享年93岁。

季羨林曾有文字回忆他1946年夏天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内寄宿的情景：“北京大学还没有开学，拿不到工资，住不起旅馆，只好借住在我小学同学李长之在国立编译馆的办公室内。他们白天办公，我就出去游荡，晚上回来，睡在办公桌上。早晨一起床，赶快离开。”“国立编译馆地处台城下面，我多半在台城上云游。什么鸡鸣寺、胭脂井，我几乎天天都到。再走远一点，出城就到了玄武湖。山光水色，风物怡人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内人才济济。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，散文家方令孺与台静农、陈瘦竹、高觉敷等名教授，戏剧家、曾经担任过青岛大学与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侗，如今健在的杨宪益的妹妹杨苡等都在国立编译馆工作过。

天山路24号，原为天山路132号，是曾经的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、立法院院长童冠贤的公馆。此处宅院，据说柯庆施也曾经住过，目前保存相当完好。而以前的天山路134号，据说曾经是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洗繁的宅院，但此宅院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。

奔过来，而鸭子的脚步有点笨拙。妻子每次做菜的时候，总会拿点给它们尝尝，怕被那只鸡抢了先，就刻意地往鸭子的方向扔，一边扔还一边喊：“鸭子鸭子快吃呀。”鸭子似也知道好歹，每次见了妻子，就拿圆圆的眼珠子打量她。可见世间的生物都有灵性，即便它只是一只鸡、一只鸭、一棵树，你若待它好时，它们也是知晓的。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养鸡养鸭是为了卖钱和果腹。孟浩然有诗云：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”“鸡黍”一词，鸡的意思不用多说，黍泛指五谷，杀鸡煮黍自然是要招待客人，这也算是一种旧有的习俗。汉语里还有一个词叫“鸡黍之交”，说的不是酒肉朋友，而是生死之交。

当然，有时候鸡鸭养得年份长了，也会有感情。我家的那只“木橐鸭”就养了将近十年了，几次说要杀它，最后都放弃了。到了后来，便索性由它自在：它高兴时下个蛋，不下蛋时就胡乱吃点青菜叶子。

夕阳西下，吃过晚饭，将剩余的饭菜匀一点与鸡鸭，它们边吃边“咕咕”“嘎嘎”地欢腾，仿佛是在同我们交流。



木刻《静》(德)沃尔特·阿奴尔德

## 青石街 163号

NEW SUPPLEMENT

### 儿子也是朋友

□周翠华

傍晚，先生打电话说他晚上加班，不回来吃饭了。吃过晚饭，儿子和他的女友燕子要去他爸爸厂里洗澡，建议我一起去。我答应了。

到了先生单位的更衣室后，发现他的工作衣和工作鞋都放在柜子里，他的同事说当天晚上没人加班。我环视了一下更衣室里先生的同事们，发现他们一边更换着工作服，一边都在用眼睛偷看着我。儿子还有意无意地说：这下，我有好戏看喽！哈……

于是，我拿出手手机，对着手机说：这老东西，二十年前会忽悠我，下班跑出去打牌玩。二十年后，我倒要看他还怎么忽悠。我把手机按了免提功能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着手机，准备听手机那边先生的声音。可是，

### 路过一家花店

□于永海

路过一家花店，恰巧店外在搞活动：每一个扫描指定二维码的人都可以得到一枝鲜花。

扫完二维码后，店员让我填写一张表格。这张表不要我的姓名和联系电话，而是让我在想要送花的人后面打钩，并写上送花给他(她)的理由。本以为是一张容易填写的表格，但我看着那些选项，竟一时不知该如何选择：

母亲。她为我操心、操劳多年，直到现在，我的生活起居还是她最挂念的事。对于母亲的付出，我是一直觉得亏欠的，我想，这枝花就送给她吧！可是，就在我要打钩时，我又看向了第二个选项。

父亲。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平时最喜欢抱着一台稍

手机一直无人接听。

洗完澡，我独自回到家里，先生还没有回来。

手机响起，是儿子发来的一条短信，刚要打开看，就听到敲门声，放下手机，打开门一看，是先生回来了，我问：你晚上加班了吗？他说：原本是要加班调整机器的，备件本来下午到，结果路上可能耽误了，等了半天，领导建议大家出去吃饭，干脆就不加班了。

我拿起手机，给儿子回了一条信息：小子，你爸回来了，没你的热闹看了。先生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，脸上笑着，嘴里却骂道：这个臭小子啊……

家庭里的各位成员在一起生活，是缘分，也是一个过程。儿子的前20年，我们是他的父母；现在进入的这二十年，我们是他的朋友；再向后的二十年，或许我们就是他的“老孩子”。

显笨拙的收音机，最喜欢听评书和相声。他给我的爱并不在明处，却深沉得让我探不到底。但是，我刚刚要打钩，又被第三个选项吸引了目光。

妻子。认识她时我还是一名临时工，她却是国企职工，收入比我高几倍。我不善言辞也不懂浪漫，但她却偏偏嫁给了我。想想我还从来没有给她买过花，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愧疚……

下面还有老师、朋友、孩子……我看看，想着，直到店员“叫醒”我：“先生，如果在觉得不好选择的话，不如就多买几枝吧，今天店里还有另一个活动，把我们的二维码转发到朋友圈，可以享受任意花品一元一枝的优惠价。”

我忙不迭地转发了二维码，虽然明知这是营销手段。我到底欠多少人一枝花呢……

微观



### 风起的日子

陈学军

气温并未如预测的那样骤降，但是天空却也不如前几日那么蔚蓝明朗，时不时有风扬起看得见的尘埃混杂在空气里。路两旁的广玉兰未曾脱落的叶片上覆满灰尘，看不见原本明亮光鲜的“釉质”而显得疲惫和憔悴。阳光在这风起的日子微弱得时隐时现，来来往往的人声车笛一如既往不停歇地嘈杂着我的白天。

明天会是什么天气？起风、下雨或者晴空万里？我不想预先知道，明日醒来打开窗帘就会明了。也该试着不让天气左右心情，别人能适应的我也一样可以接受。

风起叶落路灯拉长行人的影子，关窗忽略渐渐凝重的夜色，换杯新茶也换一首音乐……

### 拥被好读书

钱续坤

寒冬的深夜，最宜读书。

爬上床，小心地拧亮一盏台灯，取一个舒适的姿势，细品几句隽语，慵读几页小书。书是早选好的，整齐地摆放在一个特定的橱子里，有时甚至就放在枕下，不必特意从书架上查取，也不必像平时那样，为某一主旨苦思冥想。只需用被子掩住半个身子，就着明亮的灯光，用心灵感应情节的跌宕，用机智悟解人生的哲理。可以把书随意地打开，没有目的地进行浏览；可以接着昨天的小说，一口气读上三五十页；亦可以品读几篇精美的散文，然后细嚼慢咽。要不了多长时间，你就会觉得，胸间似乎有暖流在奔涌，脚底仿佛有热气在上升。这时候，便可以沉沉睡去，梦里依稀有书香。

### 玩草

吴有涛

小时候，用稻麦秸秆、竹子、芦柴等草材编结玩具，是我最大的乐趣。春天，我们把长长的芦柴叶片卷成圆筒，小口压扁作哨口，吹出的声音脆脆的。用叶片连续卷成喇叭形的长筒，声音也就越发粗壮、雄浑。还可以用芦柴叶折小船，放入小河让它随意漂走。夏天，我们用小麦秸秆编结金字塔形状的小笼子，捉一两只纺织娘养在里面，就是最好的宠物。有时候，取一根竹竿，顶头扎上一个用芦柴折成的框，然后从屋檐下、树丛中找三四张蜘蛛网，粘在框中若干层。晌午时分，用这“探雷器”捉知了，一捉一个准。我们还用芦柴棒和高粱秸秆做成眼镜，小伙伴每人戴一副歪歪斜斜的无镜片“眼镜”，彼此取乐。

现在，不管是城里孩子还是乡下孩子，拥有的玩具，恐怕都要用筐来装。不过，我还是喜欢自己童年时的那些玩具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@126.com